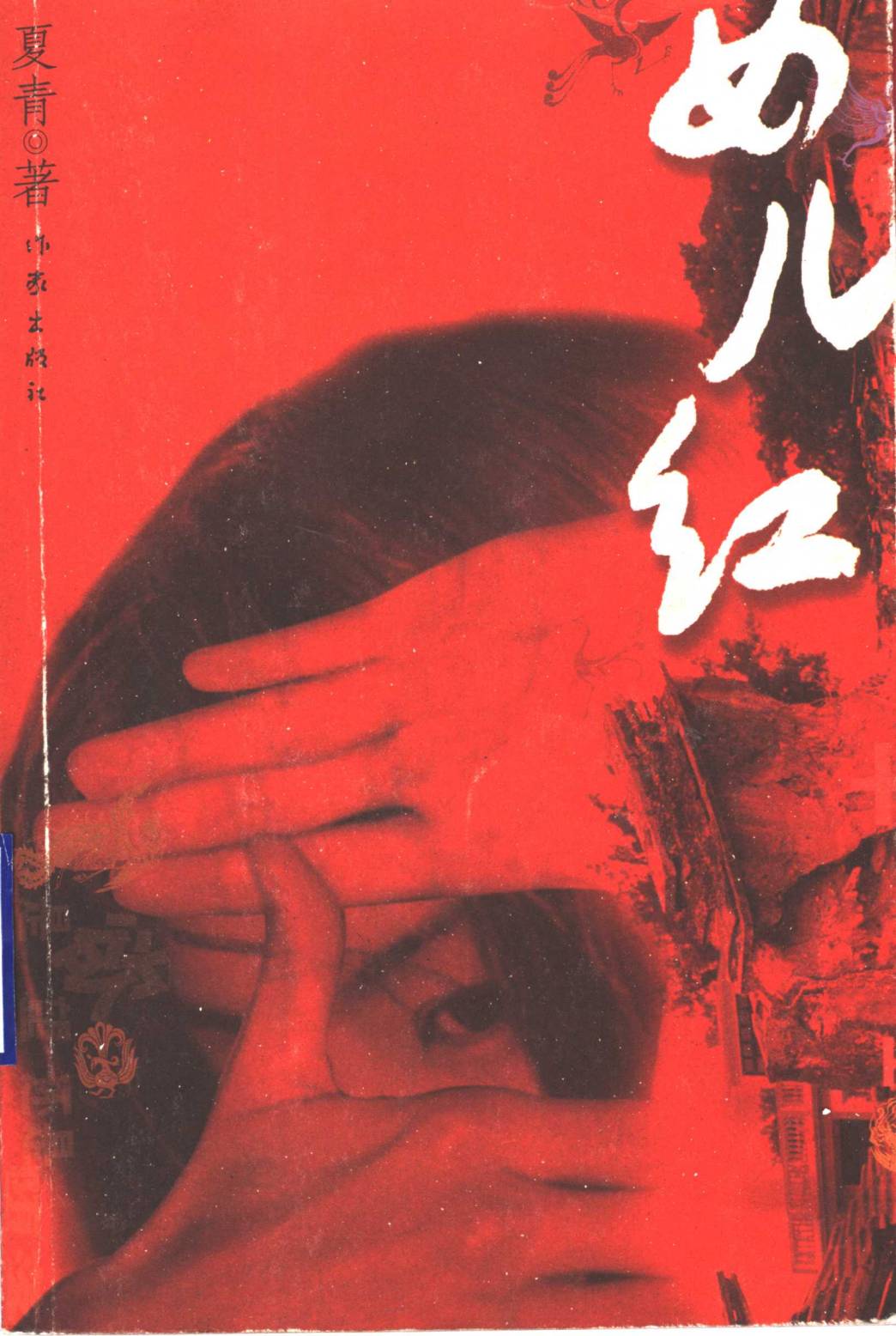




女儿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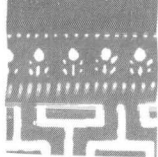
夏青◎著
作家出版社



夏青◎著 作家出版社

女儿红

夏青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儿红/夏青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1

ISBN 7-5063-2508-X

I. 女…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871 号

女儿红

作者: 夏 青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 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3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08-X/I·2492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又是个多事的季节，更是一个伤感得令人抬不起头来的季节。

秋风翻卷着，丧尽生机的落叶簌簌飘洒在银灰色的大地上，世界顿时镀上了一层枯黄颜色。历经盛世的大地母亲极不情愿地换上了萧瑟的秋装，在风中瑟瑟地抖动着，呻吟着……

这是一个秋天里的日子。黄昏时刻，位于青龙山脚下的凤鸣村忽然沸腾起来了，村民们互相奔走相告：

村里要放电影啦！村里要放电影啦……

消息是村长韩白亮对着村里的那台破旧的扩音器散播开来的。凤鸣村的广播喇叭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老韩像破锣一样嘶哑的声音。他用一副村长特有的官腔告知村民们：

“村民们请注意，村民们请注意：今天晚上放电影。今天晚上要在咱村的南大街上放电影。片子叫《康熙大闹五台山》，叫《康熙大闹五台山》的片子……”

坐在扩音器前的韩白亮，照着事先写好的一张草稿像平时开会演讲那样把它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念完五遍才暂时停止。这是他给村委会负责播音的村干部们规定的播音次数。因为凤鸣村的大人

小孩耳朵不好使的太多了。碰上刮风下雨或者通知交电费和“提留”的时候，负责播音的村干部要自行主张地吆喝上二十遍。因为没有个十遍二十遍的村民根本听不见。听见了也说没听见。

韩自亮把这则不同于以往交“提留”和电费的消息播放完毕，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补充了这么一则消息：

“演完这部呢，有时间有兴趣的村民可以留下继续看另外一部片子。由于片子不出名，我也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不太适合小孩看的片子。大人们心里要有数，自家的孩子该领回去的时候就领回去。”

说完这些，他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停顿片刻，继续补充道：

“本来我不同意演这些东西，既然人家放电影的都来咱村里了。放就放吧！你们都是知道的，如今这放电影的都快要挣不出吃的来了。就当是来咱凤鸣村混口饭吃。庄户人，劳累了大半年，凑到一块儿热闹热闹也行嘛！”

老韩为什么要特意补充上这么几句话呢？

一来是他真格地收下了放电影的年轻人偷偷送上门来的两条“将军”烟——收了人家的东西，这电影要是不放，脸面说不过去；二来这次决定村里要放电影的，是他韩自亮一个人。

平日里，这种事好歹是要在村委会上研究一下的。既然他自作主张决定了这件事，他实在太怕村民们“挑刺”了。几个村干部倒还好说，那都是他得意的亲信和知己，平日里他是说一不二的。最难缠的，要数凤鸣村里几个有点文化和有点蛮力的“刁民”了。如今这村里的刁民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刁。那些退了体的老村干部和一两个在作风上稍不留神被革了职的教育工作者们，秋收一过，便是他们最活跃的季节——给上级写封举报信呀，给哪个新闻媒体反映点情况呀，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最热衷也最拿手的活儿。一不小心，韩自亮便会被他们言过其实地数落一顿。每逢上面有人通报：“老韩，你要注意着点，你看又有人写信……”他心里就有了

底儿。但他拿这帮人是没有办法的。幸亏他韩自亮在方方面面早有准备。不是吹牛，只要别跑出“省”这个圈儿，一般是搞不垮他的。

这帮有点文化底子的刁民还是其次。文化人再刁，还不是在他的领导下混饭吃？！他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韩自亮最打怵的就是村里几个要文化没文化、要蛮力比牛还要肥实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这帮人闹起事来是不要命的。尤其是跟他这个村长较量，他们总是一马当先的“英雄好汉”。前一阵子，他私自答应用公款买了几盒眼下里广告做得满天飞的滋补品，打算“慰劳慰劳”长年跟在他身边忠心耿耿的村干部们，不料被几个知情的刁民找上门来，硬说这阵儿农民都快吃不上饭了，村长竟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买那些专门骗人钱财的鬼东西。“村老大”胡三竟然手指了那些花花绿绿的盒子，唾沫星子满天飞，头头是道地对他说：

“村长，谁不知道这些所谓滋补品是用尿做的呀！真的，我老婆她表妹的小叔子，大学毕业后就在这家滋补品厂上过班。他曾告诉过我，您买的这滋补品就是……”

“看见前一阵子到村里来收孕妇尿的那帮人了吗？这玩意就是用豆芽和老娘们尿做的呀！”

“什么？”

韩自亮吃惊地瞪圆了他那双三角眼，眉头的一缕白毛簌簌地抖动：“咋会是这样！这世上竟有这种事！”他喃喃地说：“现今的人，真是想钱想疯了，恨不能把眼珠子也挖了来换钱。”

老韩信以为真，硬是把花几百块钱买到手的高级滋补品给退了回去。他心里有数，即使这滋补品是货真价实的人参做的，一旦刁民插手这事，他无论如何也要把东西给退回去，然后再掏出几张票子，补回集体账本里。要是退不回去，他就是拿自己的钱也得乖乖地垫上。好汉不吃眼前亏……

前年入冬时分，他因分工不均惹起民愤，以胡三为首的一帮村

民，就曾像农民起义军那样，扛了铁锹和锄头之类的家什涌到他家门口，扬言要把韩家的四合院砸烂。当时他软硬兼施制止了那场“暴动”，但最终家里的玻璃门窗还是被人趁夜深人静的时候给砸烂、捣碎，然后借混乱的当儿逃走了；那晚，家里特意养的守门的大狼狗，自始至终听不到一声叫唤。韩自亮披了军衣来到院子里，一看，那只比人还要有灵性的大狼狗，也被人事先用注射了毒药的猪肉给药死了。韩家家业兴旺，又有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没有狼狗不行，为此他又花了笔钱买了一只名贵的警犬……

从那以后，这位胆大妄为、独断专行的村长的确收敛了不少。

播完通知，老韩叹了一口气——

嗨，如今的事儿，不好办了。这在以前他点一个头就能答应的事，现在不但要开村委会研究，还要在榜上公布。就连村里要放电影这件事，尽管他先斩后奏应承了下来，但他还是要故意做出一副争取村民们意见的模样，免得事后又让那些刁民找上门来。

因此，韩自亮在广播喇叭里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有必要的。

该说的都说了，最后他特意强调：历来吃饭拖拖拉拉的娘们要赶紧做饭，不要耽误了爱看电影的男人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误了点。六点开演。

消息在这个谈不上发达，却也不是很贫穷的村镇上立即引起轰动。原因并不是人们没看过电影，而是纷纷议论：

好几年没看电影了！

是啊，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机、录音机随处可见，谁还稀罕那东西，可看惯了电视、录像的人们也想着换换口味了；更多的人不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则是来赶那久违了的红火热闹。瞧，时辰还早，临时挂在路边的白色屏幕下就已围坐了不少的村民……不到六点，便有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向白色屏幕下走来了。场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大人们互相问候，彼此询问各家的收成及生活状

况；小孩子活蹦乱跳穿梭在人群中嬉闹，大闺女小媳妇们则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

韩家的小四合院里，韩自亮的几个女儿正玩得起兴。

她们正在玩“动物大战”的游戏。

游戏是由最活泼最不安分的三丫头超凡发动起来的。她自然便是这个小小组织的“头”儿。她发号施令把她的两个妹妹唤到身边来，一一给她们分工起名字。她对最调皮最捣蛋的五妹超人说：“你是姐妹们当中泼辣又不老实的一个，动不动就朝我嚷嚷的，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她手托下巴沉思了良久，想不起五妹该叫什么好。

“汪汪！”一声狗叫。

看到姐妹们凑到一块儿的热闹景象，韩家那只拴在墙角的名贵警犬也不甘寂寞，朝着她们友好地叫起来。超凡侧眼看了它一下忽然来了“灵感”，她对五妹说：

“你就权当是院子里这只大狼狗吧！”

超人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但也只有噙着嘴巴接受了。

超凡对愣愣地站在一旁的四妹超越说：“看你温顺可爱的样子，你就是羊吧！”

超人心想，这最温顺和乖巧的羊被四姐占去了，她倒要看看三姐是个什么东西。

她幸灾乐祸地问三姐：“那你是什么呢？”

超凡一拍胸脯：

“我自然就是神奇的人类喽！”

超人非常不甘心让三姐来当人类。她和四姐被比作了狗比作了羊，而她自己自作主张来当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在她眼中，这人是自然界最神奇最伟大的动物。只有当人才是最荣耀的。在人面前，其他的狗啊，猫啊，自然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凭什么三姐就一定要当人？超人决定“报复”三姐。

她说：

“瞧，毛猴的子孙们太张狂了！它们是多么狠毒，把我们最通人性的狗撕了来吃，整一只活羊熬了羊汤来喝。更有一些该死的人，竟连猫的肉也吃，老鼠的肉也吃；这样下去，人马上就会炒了苍蝇来吃的。可恶的人，再也没有了他们不吃的……”

刚才还在心里羡慕着当人的超人，突然又把人说成了这个可恶的样子，目的就是让三姐知道——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别以为你当了人就多了不起似的。

早熟的超人许是受了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说话的口气根本不像个小孩子。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两手叉腰，唾沫星子溅在姐妹们的身上，她脸上的表情和神态则更像是她的村长父亲。

超越愣愣地看着她，她继续说：

“该杀的人！它们征服和占领了这个世界，我都觉得不甘心。四姐，我们合起伙来造反吧？”

说完，她举起棍子向着超凡发起了进攻：

冲啊——

打倒无恶不作的人！让我们大智大勇的狗类来统治这个世界！

超越一听，犹豫着不敢上前。超人说：

“四姐先帮我统治了天下，我再封你为王。好不好？冲啊——”

超越犹豫了良久，最终响应了号召，拾起“武器”向超凡冲去……

超凡一看这架势，摸起了棍子，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称道：

“我是人类！投降吧！你们这些动物，生来就是供我们撕了吃的。有意见？哦，到老天爷那儿去提吧！”

尔后她换了一副口气说：“还想打倒我？没门！我一个让你们两个。你们这些动物还想统治世界？做梦去吧！”

超人气得牙根直痒痒，她大叫一声：

“冲啊！”

几个丫头顿时打斗起来……

韩自亮推开自家的大门，见到女儿们乱作了一团。棍子、砖头、笤帚、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大吼一声：

“闹什么？反天了！”

姐妹几个扔掉了棍子笤帚灰溜溜地跑回屋里去了。院子里一片狼藉。

老韩本想喊她们回来，转念一想，算了吧——刚刚在喇叭里喊了半天，实在懒得再扯开嗓子吆喝什么。他只好低下身自己来收拾这残局。他把棍子砖头扔到墙角旮旯里，便摸起扫帚扫开了院子……

厨房里传来抽油烟机的声响。他抽出胳膊来看了看腕上的表，六点整。肯定是大顺在忙活着做晚饭了。想到这婆娘，老韩的心里又陡添一层恼火：

丫头们在院子里都闹成了这样，这婆娘从来就不会管一管！

韩家的厨房里，此时正一阵锅碗瓢盆交响曲忙活着呢！妻子张大顺拎着竹篮子刚从自家菜园子回来，便听见广播里丈夫那异常熟悉又令她异常厌倦的腔调——这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许多年不曾演过电影的凤鸣村要放电影了。

女儿们嚷嚷着要看电影。这不，她赶紧拾掇着做饭，依然惹得十三岁的女儿超凡不满：

“妈——，饭还没做好啊？电影都开演了。真急人！”

韩自亮一步踏进屋里。原以为经他那么一吼她们都回屋里做作业去了，不曾想电视又被哪个胆大的打开了，声音震天响。他靠近炕沿坐下，点燃一支烟，心想真是没法子老跟这帮臭丫头生气。

听了三女儿的这般叫唤，他心不在焉地说：

“外面天都冷了，咋乐意出去受那个罪。”

“爸，亏得还是您在广播喇叭上吆喝的呢！”超凡嘟囔着，“要

是不好看就没有那么多人看了，我瞅见村里好多大人小孩儿都往南大街走去了。你不是说演《康熙大闹五台山》吗？”

“怎么？那电影特别好看吗？”韩自亮问。

超凡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听说是武打片。武打片最好看了！嘿——哈，嘿——哈！”她说说着伸胳膊屈腿摆出一副武林中人的样子，大声叫嚷道：

“爸，你看我像不像少林寺的人啊？”

平日里在家人及乡亲们眼中历来是一副冷面孔的老韩，吧唧了两口烟丝，难得地笑了笑。尽管他脾气异常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骂人，可面对女儿如此可爱的稚嫩神态，他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做父亲的温和：

“像，像个假小子！”

老韩有五个女儿——大女儿亚男、二女儿盼男、三女儿赛男、四女儿越男、五女儿猛男。这是颇有些文化知识的他给女儿们起的小名。大顺不止一次嘟囔着说：“闺女家叫什么男啊男的，长大了让人笑话。没有男的，还能叫出个男的来吗？”说归说，可她压根儿不敢反对他的意见。大女儿九岁那年该上学的时候，亚男这才委屈地对他说：

“爸，我不叫亚男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在背后嘲笑咱家的人。您就给俺改一个名字吧！”

他想想也是，就当是给她们起的小名吧。于是，他费尽心思重新为五个女儿起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学名，依次为：韩超群、韩超众、韩超凡、韩超越、韩超人。五丫头生下来，韩自亮早已成了典型的超生户。兄弟韩自清暗地里劝他：“哥，别生了吧。再生下去你的饭碗恐怕都保不住了。”韩自亮沉思了良久，虽有些不甘心，但好歹听了一回兄弟的劝告，没再继续生下去。

今儿是礼拜天，老韩的五个女儿一个也不少都待在家里。若在平时，上夜班的到工厂里去了，上晚自习的到学校里去了，很少像

今天这样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吃顿团圆饭；大女儿早已初中毕业，托人把她安排在了乡镇企业上班；二女儿上初三了，此时正跟大女儿躲在西厢房里看书呢！

这老二超众，别看她装得一副正经样儿，老韩的心里对她却自有一番看法——这孩子不像正经派头呢！

天晓得，十几岁就知道勾引男人的丫头长大了不知会出息个什么东西！

韩自亮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他的纸烟，禁不住回想起二丫头在家里是怎样跟一个装修房子的男人打情骂俏，说着一些让他听来都觉得脸红的话儿，有一次竟亲眼看见俩人攀着脖子搂着腰一副好不亲热的样子……要不是他及时把那混账男人赶出家门，这闺女真不知会惹出什么大乱子！

想到几个女儿的前途和命运，韩自亮禁不住忧心忡忡……

唉，自古以来，这闺女家能有什么出息呢？即使有了出息到时候也就成了别人的。他韩自亮劳神费财了大半辈子还不知是给哪个王八羔子养活的人……每每想到自己“无后”的凄凉，便深觉无奈与悲伤，甚至常常感到莫名的恼火！

他猛吸了两口烟，情不自禁又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中……

这时，耳边传来一股夹杂着类似于哭腔的“歌声”。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正微闭着双目，像一尊雕塑般端坐在炕头，嘴里唧唧呀呀的唱着“圣经歌”。歌词大意是：耶和華說，我是個避難所。誰有難處到我里面躲。哪里有祈禱，哪里就有我。我與你同在，你还怕什么？……

这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在忘情地唱这圣经歌的同时，似乎又在想起饱受苦难的耶和華，想起曾经和她一起唱这首歌的已经早逝的老姐妹……唱着唱着，两滴干涩浑浊的老泪从老人家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里蜿蜒而下……

老韩不知道《圣经》里是否真有这歌儿，或许是母亲自编自唱

的吧。也或许，是早些年与母亲经常聚会的那些基督徒们集体创作的歌。记忆中，那些虔诚的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唱这种圣经歌的。韩老太太对它似乎保留着刻骨铭心的眷恋和怀念，只听她每日里不厌其烦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韩自亮从记事起，便是在这种夹杂着哭腔的“童谣”中度过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唱，像吃饭一样必不可少。她唱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为了上帝和基督徒们……

韩自亮疲惫的眼神转向女儿——

超越、超人正一溜趴在炕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台二十一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上正演着动画片。

超凡不屑看这些动画片。她耻笑这些没有人形的东西只有她的蠢货妹妹们才会爱得如醉如痴。她只管自己在土炕前伸胳膊抬腿儿练自个的功夫，惹得多嘴的超人直叫唤：

“三姐呀，你能不能省点功夫跟康熙打去。咱家这房子被你这么一折腾，就像地震了似的，电视都跟着你直晃荡呢！”

超凡闻声停止了动作，愣愣地看着五妹不知说什么好。她傻站在那儿，不偏不斜正好挡住了电视，挡住了她们热火朝天的观赏视线。超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学着爸爸的口气对她的三姐训斥道：

“不长眼色的东西，靠边站去！”

超凡惊叫着就去拧她的屁股：

“好啊，小兔崽子。我整天背着你逛大街，累得腰酸腿痛，你倒学会对我使横了？看我以后还背不背你！”

超人说：“妈说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以后不要你们背我了！”

超凡说：“你好歹在我的背上趴了几年，不感谢我也就罢了，现在倒还骂起我来了！哪天我跟妈说这事儿，让妈评评理儿，妈不揍你才怪呢。”

超人说：“三姐，大姐说她就是因为背你，九岁才上学，我听见你还骂过她呢！”

超凡一听，忿忿地骂五妹：“闭上你的乌鸦嘴吧！多嘴多舌的东西。”

挨了骂的超人嘴一撇，扔出一句话：

“你浑蛋！”

门被推开了。大顺拎着一根冒着火星儿的杨树条直指向她的女儿们：

“说，刚才谁骂人了？”

超人看了看三姐，超凡瞪了她一眼。超人没敢吭声。超越也没吭声。

大顺看着这一张张欺骗隐瞒的脸，一副副“不会拿她们怎么样”的幸灾乐祸的眼神，不由得气愤地骂道：

“真是一帮有娘养没爹教的东西！”

没料到韩自亮接了茬：“孩子她娘，你这不是指桑骂槐在骂我嘛！”

大顺说：“我扯了这么句话，你就往心里去了。这哪是骂你，我在教育这些孩子呢！”

老韩的心里正憋着一股无名火呢，他“啪”一声扔掉了烟蒂，冲着大顺就吼了起来：

“你他妈教育孩子不能连我也教育起来了！我供养她们上学，教她们怎么做人，我做的哪一点不如你？倒是你，大字儿不识几个，整天只惯着她们吃穿，到头来嘴巴还不干净。实话告诉你——这帮孩子，全他妈让你给教育坏了！现在反倒怨起我来了！”

他说完又从布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燃，吸了两口，便又自言自语地说：“你他妈也不怨自己不会生养。”

最后这句话，是老韩嘴里轻轻嘟囔出来的。女儿们没有听见，大顺却听得一清二楚。她满含幽怨地看了男人一眼，刚想说什么，却硬把吐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

她恼火地拿杨树条指向三女儿：

“你别在这儿没事找事。快去收拾碗筷，准备吃饭！你们听着，今后我再听见谁骂人，就拿这火棒子烫谁的嘴！”

超凡乖乖地进厨房里去了。两个妹妹同时发出了窃笑。

韩自亮恼怒地说：“严肃点！笑什么？”笑声戛然而止。

待饭菜端上来，超凡匆忙扒拉了几口便急着要走。母亲一把扯住她：“等一会儿，等你大姐吃完饭跟你一起去。”

正在吃饭的超群抬起头，吃惊地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看电影了？”

大顺说：“天黑，人乱，这不是想让你跟三妹一块去嘛！”

“借了同事的《红楼梦》还没看完呢！明天还要还给人家。”超群顺水推舟，“让二妹陪她去吧！”

超众一听急了：“哼，我更不去，我对电影不感兴趣。再说，我正跟我姐一起看《红楼梦》呢！”

大顺只上过几年“半工半读”的学校，搞不清楚《红楼梦》是什么。心想女儿在用功学习，也就不勉强。

博览群书的韩自亮却恼火地说：

“二丫头你都快考试了，怎么读起《红楼梦》来了？”

“闲看呗！瞅着大姐越看越入迷的样子，我也伸了一头。没想这书还真是挺好看的。听说还是四大名著呢！”

“甭管它是什么四大名著八大名著的。那是一本不适合你们看的书。”他借机训导起其他的女儿们：“听着，课本就是你们最好的书，你们把它读懂了就烧高香了。学习狗屁不是，倒钻研起《红楼梦》来了！”后头这句话，是冲着二丫头说的。他又说：

“我警告你们：凡是在校上学的，以后少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爸爸的话里渗透着一种威严，令在场的姐妹们霎时紧张起来。超众急忙解释说：“《红楼梦》是大姐借的，我只看了一点。吃完饭我就去复习课本。”本来打算去看电影的超人也趁机说：“吃完饭我

们做作业。”

大顺见其他的女儿都不去，不禁埋怨超凡：“你看你的姐妹们都不去看电影，就你吵着嚷着要看康熙大闹这个山那个山的，你也在家跟妹妹们一块儿做作业吧！”

超凡一听，急忙拽了妈的胳膊请求道：

“妈，您就让我去吧！为了今晚能看电影，我提前早把作业做好了。”

大顺说：“我做不了主的。你问你爸同意吧？”韩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请示韩自亮，这是自有这个家庭以来不变的规矩。

超凡转向爸爸：“爸，我长这么大了，才看过一次电影，您就让我去吧，爸。”

韩自亮心想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满心眼里想着看电影的，也只好勉强答应。

大顺说：“既然大家伙都不去，那你就自个去吧！记着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乱跑，早点回来。我吃完饭，寻了空闲，就去把你接回来。”

“是，妈，我记得早点回来就是。”超凡一蹦三个高就往门外跑。

大顺瞥见女儿仅穿了一件薄毛衣，忙把她叫住。“秋天的夜里，是很容易着凉的。”她说说着脱下自己的毛衣套在超凡身上，这才打发她走了……

超凡急匆匆跑到影场，《康熙大闹五台山》正演到激烈处。场上一片喧哗，时不时传来人们的哄笑声。

她找了个人多的地方站定，眼光迫不及待地投向了屏幕——呀！一身平民装束的康熙正跟一群小和尚打成一片呢！嘿哈嘿哈！别提多带劲！

超凡这孩子特别好打架，平日里就很喜欢看武打片。十岁那一年，上小学三年级的她，有一次在跟同学的打闹中不小心把老师的

粉笔盒碰到了地上，白花花的粉笔碎了一地。老师在课堂上问是谁跌碎的？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没有一个敢吭声的。因为谁都知道“假小子”韩超凡会两下子。可偏偏有一个胆大的女同学站起来：

“报告老师，是韩超凡。”

为此，她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教室门口，在划定的圈子里站立了足足两个小时。

放学后，超凡在学校门口堵住了告发她的女同学，晃了晃稚嫩的拳头问：“你为什么要报告老师？不怕我揍你？”

那女孩子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不怕你呢！我有个哥哥。你连个哥哥也没有。”

超凡朝着她的肩胛就是一拳，恨恨地说：

“我偏揍你这个有哥哥的。”

后来那女孩子的母亲领着她和她的哥哥找到了家门口。女孩的一番哭诉后，超凡被爸爸狠狠地踹了两脚，妈妈好言把他们送走了。后来屡教不改，竟多次跟班里的调皮男生打架，不是给人碰破鼻子就是拿砖头砸破人家的头，这两三年里已有不少的家长找上门来……

对此韩自亮只有暗自叹息的份儿。唉，这孩子也没少挨他的揍，却依然我行我素，活脱脱一个小大人似的。这样下去，她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超凡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心里琢磨着电影里的“一招一式”。嘿嘿，她平日里打架，有那么一招半式还是从电视里学来的呢！要不是有那么两下子，她早被男同学打趴在地上了。她真羡慕电影电视里的英雄豪杰们，遇到那些歹徒，只消几下子便把人给制服了……超凡沉浸在《康熙大闹五台山》拳脚相加的热闹氛围中。

可惜好景并不长，过了没多久屏幕上便出现了“剧终”二字。超凡真后悔没在吃饭前偷偷跑出来。可恨的爸妈总是把吃饭制度定得那么严格，从来不让吃饭前乱跑更不能随便不吃饭。